55638
4028
v.4

雜著

靜諦

論禪諸篇

東谿集 卷四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共六

東谿集卷之七目錄

雜著

權察訪聖揆家畫鶴障子歌甲午
病解二
讀錢牧齋集
毛潁之命
讀史己亥
讀山海經辛丑
花王本紀
好士甲辰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185115

咸陽郡諸面下帖 代作
書花陣綺言袁中郎序後 丙午
耽羅異聞 己酉
左準 庚戌
讀老子
淸州三忠祠上樑文 辛亥
書贈汝範 壬子
春帖
進誠贈宗弟箕訪
趙聖言綸詩集叙 癸丑

侯公說項王辭 乙卯

書載遇乙卯志慶帖

書鏡匣

書水原墓表後

記話 丙辰

記夢

讀黃憲外史

司馬法補註 辛亥

東谿集六

東谿集卷之七目錄

東谿集卷之七

雜著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權察訪聖揆家畫鶴障子歌 甲午

權君聖揆有唐畫睡鶴障子東岡先生取古人詩書于其顛其孫龜命爲之歌歌曰

長松衝霧而偃蹇兮翠竹含風以蕭颯一輪明月透玲瓏兮爰有睡鶴縮頸偏拳踏松而立松有爽氣竹有淸節而月寒光兮紛此衆境皆宜鶴諒畫意之幽眇兮髣髴着㓜輿於一丘一壑

病解二

趙子與病俱生與病俱長蓋嘗默而識之上自頭頂下至支末無非病也凡心之所嗜樂事之所經營率皆以病而不能諧而世間之良辰吉月非呻吟之日卽畏約之時平居鬱鬱無以自慰其知心之友林子告之曰子無甚憂子之有病天相子也吾嘗孰子矣於天下之事必欲極其至者子之志也嗜色而好文者子之性也使子而無病也則其不幾求天下之色而窮天下之欲歟吾不得而知之也不然其將竭一生之精力而取必於遷固眉髮之間也夫由彼者不髓渴死則爲天下蕩子由此者不發狂疾必爲愚人

子其殆矣今子惟病之慎疎於色而倦於文則使子
不死不狂惟病免爲蕩子愚人惟病且於天下之事
必欲極其至而不於色快不於文得則將驅其性而
有所歸矣天之相子也亦弘矣嗟夫所謂病者只足
以侵子之軀殼而已子之所以爲子者固自如也子
何憂之甚趙子聞是說也而犂然有會於心記之以
爲病解一

余有病而自寬者三夫天地一元之數爲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此可謂久矣而達者猶以瞬息視之人生
於其間號爲壽者不過八九十其爲瞬息亦甚矣縱

使有疾痛憂苦亦幾何忍哉此其自寬者一也八珍之味惟貧者食之知其爲異味也而富厚之子弟習於口未嘗以爲異異味而不以爲異則是實不知天下之味者也彼强健者亦然惟終身而無所痛苦故彼反恬於强健不謂其眞可喜也今夫癃疾之人一歲而或得一日健一日而或得一時蘇方其蘇而健也百骸調適手足宴安忽若忘身其幸無比如此佳境豈强健者之所能知乎於是無風之夕不雨之朝二三友朋杖屨逍遥東陌賞花西園翫月回較疇昔艱苦之狀白日昇天未足喻快如此好趣豈强健者

之所能覺乎雖有人之所無有之苦而亦有人之所無有之樂此其自寬者二也天下之悅生而惡死也乂矣余惟有此身故有此病身之不存病將焉附故生固可樂而死亦爲安心未嘗有累於生死之間也夫人之患乎病者爲其死人也死之不惡而乃以病爲患豈非惑歟此其自寬者三也記之以爲病解二

讀錢牧齋集 戊戌

牧齋謂史須羽紀自彭越渡河至相守數月一段爲綱其下至盡走險阻數段爲目不以先後爲序錯綜有法此按高祖紀知其相外而云也盖漢之自宛葉

復入成皋以楚之初擊彭越俱爲漢三年事而羽紀則先書入成皋於漢四年楚拔成皋下書擊越事漢之殺海春圍鍾離在楚軍廣武射中漢王之前而羽紀則軍廣武射中漢王事在前史之錯綜處多而自有條理脉絡未有如是之顚倒難曉者此必年代不遠而傳記各異故兩紀互見以疑傳疑而已牧齋特張皇回護耳牧齋以彭越擊楚東阿項王乃自東擊爲初擊以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爲再擊以應漢紀而考其文勢其間但書漢王止壁河内事而無項王往返事如拔滎陽拔成皋俱編之於上分明

滚作一串去於下海春侯事乃書越復及以此爲再擊也然初擊越之時漢再入成皐其後無復失成皐事而再擊越之時乃謂海春侯謹守成皐楚何自而得之耶雖其傳記之各異太史亦難免疎漏不察之譏牧齋則非啻不譏又從而讃歎之惑之甚矣若曰年代不遠傳記之異不應至此則太祖實錄辨證何其多耶

毛頴之命

韓子傳毛頴言秦皇帝封諸管城拜中書令而無制詔余倣書作毛頴之命

皇帝若曰惟伏羲氏製文字代結繩自是厥後相承
二帝三王罔不是重而必擇所司所司惟其任王言
爲絲綸爲日星所司匪其任模畫舛戾文理不章天
下受其黰闇惟天丕啓文運令我秦受命六王崩厥
角天下將同文亏其東封于岱宗玉撿南登于會稽
銘石禮樂典章亏其臨定政敎號令亏其親出茲皇
天篤生異人爲亏獲其代亏言簡厥秀髦封之管城
官以中書置諸左右女欽哉亏惟敬爾有攸使亏揖
以手我國家法宥密罔敢持兵爾則挾鋒鋩亏弗疑
亏去爾上服惟爾便亏聽爾偃卧惟爾休亏錫爾烏

須之方惟爾無耗荒女其從予所欲大小精粗惟予之所使無有拙一毫而爲屈曲無悋貪墨而招黠汙惟精惟一克盡厥衷用潤色天子之文德嗚呼戒之哉惟用舍不于常毫釐之差謬以千里罔弗有初鮮克有終暨乃類搏心世世毋替爾所不稱予意邪有常刑削厥封屛諸荒裔

讀史 己亥

異代事有巧相作對者如漢文歎不得頗牧爲將而不能赦魏尚之罪則馮唐主臣晉武恨不得諸葛爲臣而不能直鄧艾之冤則樊建稽首穆生不飮則楚

王常設醴酒後乃忘設韋昭不飲則孫皓獨以茶代
後更見强楚公子至關從者鞭之曰隷也不力瑯琊
王至津宋典鞭拂曰汝亦被拘石虎欲以灰自滌其
腸云何爲專生惡子宋后命取刀來剖我腹云那得
生寧馨兒少微隕精處士求死熒惑入斗梁王懷慜
范亞父擧玦楚王不應娥永樂叩刀齊帝不覗衛懿
公之鶴乘軒食祿齊後主之鷹儀同郡君晉簡文美
風儀善談論而畏桓温詠庾闡詩志士痛朝危忠臣
哀主辱魏孝靜多力善射好文學而畏高澄詠靈運
詩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宋順帝臨死彈指願後

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隋恭帝臨死禮佛願自今以往勿復生帝王家漢廷之欲殺甘湯爲郅支報讐虔成之欲殺秦王爲世充報讐桓温對袁虎說景升牛武后對吉頊說師子驄褚遂良愛州表陳私恩韓文公潮州表銜文藝符堅軍聞風聲鶴唳以爲追至李師道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霍光驂乘漢宣芒刺在背德裕奉冊唐宣毛髮灑淅漢獻時李傕質天子郭多質公卿唐昭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曹廠之臣言在口而身首已分鳳翔之民臥未死而肌肉已冏納周興於炙甕剔路巖之結喉陳敬瑄以擊毬賭

節度李存賢以手搏賭節度殷受斫視涉水脛閻巇剖視飲酒腸楚莊寧病而吞芹蛆宋仁寧飢不索燒羊漢成不易朱雲折之檻宋徽不易陳禾碎之衣楚太子之在咸陽一布衣耳宋太后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元世祖征虜遇角端稱汝主速還明文皇征虜夢神人告上帝好生宋太宗恨不爲學士之職明宣宗自稱當會元及第關羽沉香軀楊憎御金眼李固胡粉歐公紫衣楊太飛來之讖劉基燕入之應是也又有相反而可爲對者宋殷孝祖建麾自標卒死於敵周王恩政破衣獘甲敵不得傷謝安聞姪捷而屐折

湘東聞弟死而履破漢東平在國所樂爲善齊南陽在州所樂聚斂錢若水四十餘急流勇退唐休璟八十餘進取彌銳漢之無鬚者錯被誅戮唐之無鬚者謬膺恭敬趙括母稱其子與父異不可使有如不稱請母隨坐柴克宏母稱其子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晋陽蒿墻爲襄子之矢汴京艮岳爲金人之砲

晋博士秦秀諡何曾曰繆醜賈充曰荒千古直筆人○石勒臣張賓常自比子房而其從勒時語似酈生勒初末之奇又似淮陰○劉聰后劉娥救陳元達疏

可與徐賢妃疏並耀○劉弘謂陶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而三人俱終於荆南誠異事也○漢臣李閎使趙還盛稱石虎宮殿壯麗以刑殺御下遂移李壽寛儉之性甚類本朝 世宗時金漸之言而上之昏明異耳○齊太子長懋之惡西昌侯而不解其故猶韋執誼之諱嶺南州縣後執誼竄死嶺南太子子孫爲鸞所滅○魏孝文明主也而馮后廢而夫婦之倫壞太子死而父子之綱崩○秦繆公其君是惡其民何罪隋文帝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兩語俱有人君之度○蘇倬治肩

重賦稅常恨未及弛之子威聞之以爲已任及爲度支奏減之可謂肯堂○蘇威浮沉大業間晩節已猖狂矣朝拜化及廷前暮舞李密陣中所謂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也○千古可慙語卿是士人何亦乃爾○盧藏用譏祝欽明作八風舞曰五經掃地盡矣而渠之效道士上章獨非高尚掃地耶○常袞辭堂封時人譏袞以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公曰袞之辭祿廉耻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溫公此言所以爲溫公而止者也○古人有經濟大略而不能儉約者劉穆之杜黃裳

是也顧上不可苛責耳○僖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不免駁放野猪此諫不慙東方生○武氏之有攸緒朱家之有全昱可謂淤泥中白蓮也○温韜發唐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高宗厭厭豈能作風雨亦籍則天之神耳○梁震唐末進士高季昌得之白衣侍尊俎不受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至從誨時退居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請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亦時過其家盖張子房李長源之流耳○龔壯非李壽臣張承業非沙陀臣梁震非高氏臣○徐知

誥受禪尊吳主爲讓皇上表稱臣終始無替禮事不受尊號不任外戚宦者非惟當時所不及正足跨越歷代○吳越胡進思廢弘倧立俶丞相元德昭立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褰簾乃拜吕端想用此例○宋孝以前人君行三年喪者唯周高祖金世宗夫子固稱二連也○宋高時太常少卿李陵奉太廟主以避金兵而亡太祖主何代無忠臣○栗谷之不知仁弘汝立猶游定夫之稱秦檜爲荀文若○王倫不受虜官冠帶南向再拜慟哭稱先文正而就縊於是地震雨雹三日卽胡銓疏中人爾○張公藝對高宗以百

恐字先儒譏之謂高宗自己善恐於武氏耳 明祖問鄭濂爾家何能雍穆對曰惟不聽婦人之言耳恨不遇高宗也〇賢宦呂强張承業之後明有金英太子生日之對與魏徵獻陵同又以薛瑄不餞已稱南京好官惟薛卿遂被召命 憲宗時懷恩亦賢

讀山海經辛丑

是書固多舛謬而海內東經尤甚愚意欲自國在流沙中以下三章移附西經流沙出鍾山章下北經蓋國在鉅燕南以下九章移附本經鉅燕在東北陬章下則文既從類而方位自合矣盖蓋國諸章在北經

末下接東經其錯無怪而流沙章下有脫簡僅餘數句而有逅於燕滅之之語其與東經互換也明甚大澤高柳二章亦當移入東經中耳東經大江出岷山以下二十二章但記水道出入與它經不倫而東西南北遍舉焉當別爲一篇目以海內水經姑錄之以俟知者

花王本紀

日若稽古花王曰牧丹以火德王厥色用赤厥德光華望如雲就如日用夏之時惟四月景辰卽阼土階三等風調雨順無爲而化敷王惟至人無夢蝴蝶不

來聘于羅浮梅氏冊爲元妃王若曰咨爾王妃梅氏
予悅爾素色懋爾貞操先天而天弗違誕惟爾先姑
梅妃嬪于唐有芳譽女惟司陰功毋隳茂哉乃命四
桂月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朔王曰咨芍藥惟女予
同女遂相予若劑五味酸醎異宜用女調和王曰咨
桂惟女上應天象人之窮亨女實司之女作朕天官
王曰咨稻天下阻飢既富方穀粒我烝民莫非爾極
女其作朕地官稻俯首揖讓于黍稷菽麥梁王曰俞
惟黍稷菽麥梁克秀克實予嘉厥土功將女是副女
茂哉毋乏民食王曰咨桃暨李女雖弗言下自成蹊

女作朕春官桃李曰都羣英林立剱兮以顔色媚于
世毁譽滋多王其廣廞搜王曰有華有實惟女偕王
曰咨榴惟女介于石赫如渥赭女作朕夏官王曰咨
菊欽爾幽德賞爾芳節正色特立風霜不能摧女惟
禀肅殺之氣女惟秋士其作朕秋官菊避于楊子江
之南柴桑之村王不克致環其土而封之王曰咨冬
栢女惟朕歲暮之臣作朕冬官栢讓于梅氏之族曰
予弗如王曰吁椒房之親天下其謂予有私王曰咨
女五官十有一種茂哉惟時亮天工王曰棣暨荆予
嘉乃友睦培埴之王曰萱予嘉乃克俾人忘憂予佩

服女王曰蘭女有同心之臭于庸嘉之其賜之九畹以采王曰葵惟女忠則傾陽智乃衛足于多之其封諸蜀王曰葵杜鵑厥惟女舊君于憫其荒廢仳離惟女是依王曰惟虞美人楊貴妃咸啓帝王嬪嬙其與之田土俾霑雨露王曰亐嘉舜有聖人之容王曰洛諸支羣種搜芳揚側陋于其師僉曰於菖蒲厥節九不恒有於天下人見則福服則僊音出蘭陵蕭王蹶厥生以帝有江左王曰吁異種可乎僉曰然哉曼陀羅可昔釋迦于祇樹講法華華嚴維時曼陀羅自天而降五體投地發深妙義俾諸菩薩頓悟大迦葉傳

厥燈心花開果結式至于黃梅惟王念功王曰吁嗟
哉王曰咨諸支羣種材必有種以時發榮女其又之
師錫王曰有英在泥塗曰蓮茂叔稱之曰君子王曰
俞予聞馨香如何曰厥心通厥儀直亭亭獨立英華
外發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王
曰都乃以芝蓋蒲輪逆于草澤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蓮見王王立於沼上命之曰咨乃心薰朕心罔俾
華野諸葛專芳于古茂哉蓮拜舞稽首有淚如珠王
曰咨蓮雜種猾華大道榛蕪惟菖蒲暨曼陀羅爲厥
渠魁予將折厥萌鋤厥根其先風告天下蓮曰都薇

掌草麻王以命薇薇拜舞稽首對揚曰王若曰嗟予同種低爾頭鞠爾躬其聽朕披心惟菖蒲掇拾李莊緒餘譸張服食之說匿迹秘影閃倏恍惚俾一世欣慕左道流涎匪望惟曼陀羅厥性不根助蓓蕾邪化若離人糞爲旃檀形如惡乂果一枝三子曁優曇鉢私立名字妄稱瑞物薙人毛髮灼人支體俾人父母妻子不相保茲皆草昧之姦萌聖道之匈蘖先民有言曰蔓草難圖于其爲天下芟夷若顚木弃除豈蘖無俾易種王曰咨蓮惟茲世人眼目不眞空花用幻術眩天下疇克滅茲蓮曰都決明允明四目王拂拭

之王曰我其試哉王曰咨蓮惟絲花假借我形貌借
竊我名號乃楊氏文飾茲栽成茲誑耀詐僞寔繁樹
黨朕甚痛之其親伐蓮曰粤若重華舞于階苗頑格
劉秀不違春莽首傳王毋憂當有金華僊子暨我同
類者發於隴西披楊氏而絲花自散其自今天下華
盛我其益封而禮絕諸方哉後李氏果代楊尊寵花
王甚封于維置邸于長安禮視杞宋天下艶之而絲
花望風而降王乃放空花于廣莫投曼陀羅于有昊
沈菖蒲于水礫絲花于市四罪而天下之化乃正王
曰予當陽甲子再周衰悴理至比者天作淫雨風乃

嗚條花藕光晦兮其殆而旦日王洮頮水朱衣綠裳憑文石几而出顧命王若曰咨諸支羣種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兮何悲爲藐茲諸子稚弱年弗可待惟女蓮藕種德時哉時哉禪朕位蓮俯伏揖遜激昂颺聲曰都嗣子沖哉仁克肖王實心法是傳萌芽則見王念茲在茲兮安陸沈燥濕異厥性其敢辱高位王曰咨妃栂氏爾惟兮配思齊芳閨期于歲晏朕今先朝露嗚呼家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茂哉妃曰王百歲後疇可代蓮者王曰菊可寔類夏黃逃朕哉其必左右嗣子問其次

曰冬栢可栢重厚哉非民茎難獨庇惟爾族大如古栢根多貞節士弓弗欲用違厥時留以護嗣子嗚呼天數難違否極則泰回積陰反諸陽必在爾族又問其次曰玆後亦匪乃攸知王祖落是日疾風雷雨自殉以下從者不記其數僵橫道塗人不忍踐葬王于兩階之間弗封弗樹蓮乃居上流遙奉嗣子以待其壯季年天降白衣神人名雪花積行作亂天下蕭然花王之族幾滅羣種戢伏莫敢發惟妃暨諸梅精白厥心敦本施化不出戶闑不變色而默消其勢乃冬栢與有勳卒輩花王之故基樹屏既密本支繁增維

新受命子子相承重熈累洽於千萬葉

好士 甲辰

孟嘗君中立爲諸侯大城薛治宮室發使告諸國之大夫公子願與共落之諸國之大夫公子恐懼不敢不往既至而觴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爲上賓孟嘗君於是欲以好士雄天下士之垂玉珮躡珠履立於堂上者三千人其蓬頭突鬢瞋目撫劒於下者又六萬有餘孟嘗君中酒顧三君者而言曰以文之陋也之不棄而辱文之門下者至於此多三公子好士名天下其所致必有以傾文者矣諸〻二子辭謝有慙色

信陵君避席再拜曰無忌聞鷹隼之飛也以六翮其背上之羽領下之毛去一匊不爲損傅一匊不爲益損益在乎六翮而已騏驥之騁也以四蹄其頸膂之間脅肋之際加尺膚不以疾減尺膚不以遲遲疾繫乎四蹄而已故士不必殷惟其賢客不必衆惟其用今君之士多矣孰爲六翮而翼君之飛孰爲四蹄而助君之騁也無忌願竊聞焉孟嘗君奮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公子誠欲聞之邪文之客有馮先生者文之瘞於齊也馮先生一結鄿馳齊秦之路而文之位復安於齊文之客有公孫戍者諫文不受楚象牀之獻

而全其廉於天下文之客有田晳者車軼之所能至掩文之短而誦文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過而欲有文也如使而不及文之客有勝臂者以文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文決疑應卒無所乏也此其尤較著赫然者耳文嘗自秦過趙趙人出觀有少不遜之語於文者客數十人皆奮袂下車屠一縣以去其視文有毫髮之耻必欲斷脰決腹而爲之償凡食於文者皆是心也信陵君曰君自多之天下孰不以爲多君自賢之天下孰不以爲賢雖然無忌之見有異焉諺曰養士百年用士一日夫君於士非有骨肉

之親君臣之分而平居竭百年之養者爲臨難一日
之用也士於君非有骨肉之親君臣之分而臨難效
一日之用者顧平居百年之養也夫君之於齊以其
親則骨肉也以其分則君臣也父子相齊歲受祿萬
鍾而封於薛膏腴之地世世南面比小國諸侯其爲
百年之養大矣曩者燕寇入齊封疆盡失社稷虛戾
湣王鳥鼠奔竄僅免在莒淖齒因而間之擢王筋懸
之廟梁當是時雖有智者亦不料齊之復興而先王
之神再血食于齊也君乃戴齊之天履齊之地擁齊
之人民其視齊之亡而先王之不血食也猶越人之

視秦瘠不惟是也親爲讐敵之爪牙助之自抉其腹心是君之爲宗國用不如君之士之爲君用也然而君之士無有一人正言開君之惑而止君之失夫路傍之叢至微也以其托於神過之者禱焉慢之者禍焉去其神則彼固一枯叢耳人不踐踏之則且折而爲薪而已矣齊譬則君之神也君譬則齊之叢也天下諸侯所以致禮降心於君者徒以君之托於齊也無齊則君固一下國公子諸侯將披君之封境蕩君之府庫以爲其薪而不恤矣君之士不知而不言是不智也知而不肯言是不忠也魏國小矣無忌不肖

其致客誠無足言者然而臣之客有毛公薛公者方無忌救趙而獲罪於魏也恐懼不敢歸十年秦兵圍大梁國之不亡一髮耳魏使冠蓋相屬以請無忌愚迷自匿終不知反毛公薛公捨其博醬慷慨立談遂使無忌得靦面目以自立於天下無忌以爲是二客者賢於君六萬三千客遠矣孟嘗君以面掩地汗出氣喘而不能語者三日其後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諸侯素害孟嘗君與齊共伐滅之分其地

咸陽郡諸面下帖 代作

守宰之職專在於明其勸懲以化一方之俗士民之

學莫先於敦其孝弟以立百行之源訪乎諸生而獲
聞信夫十室之必有本郡士人朴聖翼生事有以禮
之美殺服盡追慕之誠三年守廬血染王裒之墓栢
兩時謁廟迹斷杜郎之門籬至若推前妣之遺財與
異母而均析當此利慾之汨世尤合揭示以礪人士
人河晋龍李弼俱有至行或病而斮指血以進之喪
焉築土室以廬也或鵂鶹入宇符野雀之投羅貉來
田彰氷鯉之感誠之所致理固有然郡守出位有嫌
縱未仰請於恩典秉彝之好猶欲私伸於褒嘉朴聖
翼戶奴所納補民廳移上租及氷丁柴炭雉雞等

物從其下數特令權臧河晉龍李弢段亦甄煙戶雜役以爲風化一助嗚呼均爲吾民豈不欲於一視可封比屋竊有望於羣黎

書花陣綺言袁中郎序後 丙午

明末文士視行檢如弁髦以淫慾爲茶飯便一吒枳羅世界矣夫艷情之書例匿纂編者名猶見羞惡之天而宏道何人奮筆大書于序末且曰勝三墳五典何啻萬萬是殆具包天膽渾鐵面皮矣所引王平甫語胡不舌頭生疔

耽羅異聞 己酉

朴老以文博雅士也嘗爲濟州之旌義縣余得其異
聞四
漢拏山絶頂有白鹿潭世神之不知是州之山其頂
大抵陷陷則水聚焉其大者白鹿南方於卦屬離離
中畫缺爲陽中陰象之然乎余謂耽羅離於鮮而已
天下視之爲震巽此可疑也
旌爲漢拏南麓縣齋南望大星浮海數尺高從數小
星問之土人自古傳稱某島啓明以直其島而天明
乃沒也後登漢拏見老人星乃其星也從星則子孫
縣齋平望漢拏俯昧者二之以爲山頂始見云老人

星東西轉裁尋丈去南極不遠矣

縣設老人宴上坐者得七百有三十八甲子飲大能
起舞不人扶是歲甲午

漢拏南支斗入海是爲山房襟者八焉有見石窪腐
水積中有物凝如涕唾明日往凝益厚水自外洄久
而水母也蠐螬也四體分也頭足形而蠢也耳目漸
開而似人也坤道成女也取而歸而乳焉呱呱焉見
啼也長而壻生二子年已九十餘先儒云環數百里
地絕人煙數百年必有氣化以生者特言其理而今
親睹之云三乙那非詭也

左準 十篇 庚戌

庚戌夏余在清州汝範自林川來相從汝範方看左傳余爲曉其綴文法相與就傳中辭令之宜有而見闕者補之十篇而止目之曰左準準者倣也倣者所以求益也非如王元美之托古竹簡爲誣且僭也

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公使告于齊侯曰聞君爲鄭之故步師於獘邑寡人敬知罪矣曰君之有事于戎也諸侯共奔走焉斑而饋餼寡人實司之不能逆君之命罪一也有公焉有

侯焉鄭伯也遵周之舊而班鄭於後以嬰其怒罪二也且君而不許會雖欲申鄭得乎旣許之又從而討之曰女何不棄周之典而順鄭志也寡人不佞不知所適從且棄周典而惟鄭之喜怒是視是鄭將爲政於天下乎寡人是惑將若之何齊侯謂衛侯曰我實不典會辭直庸可討乎請於鄭而還師

鄭伯之命

王若曰皇天降大割于周羣不弔懷慭積釁寡朋比惛禍求逞于寡躬謂冲幼無知內則挾介弟頹以爲奇貨謂諸侯可欺外則連衛燕以藉聲勢謂天地日月

可仇敢從事于干戈以奸王位不穀不德不能睦于兄弟輯于羣臣用底顛覆大懼宣露醜聞爲天下羞玆震盪播越蒙塵于櫟惟祖宗之命是聽惟伯父伯舅之圖是俟惟爾實奮乃忠毅敵天子之愾爰暨虢叔協同謀猷剔除我蟊賊光復我社稷彰義聲于天下惟先王有典有功必酬賜爾先君履西至于虎牢爾其涖爾故疆嗣爾建績式屏式翰永世嘉休用茂對有周之祜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寡君有命於處父矣天禍兩國非以玉帛相聘而矢

刃遺焉殽之役寡君之所不得已天地鬼神實鑑臨之以吾子之勞於師旅淹於館次庭禮之不舉而餼牽之不豐有司之失寡君是忸今吾子有意圖兩國之懽跋履草莽光旋于國寡君幸焉而車敝馬瑣行事不具大懼懍然顛躓以重寡君罪無以解說于舅氏茲有不腆之馬使處父奉之吾子庶幾備驂服之闕乎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來且居乃父軫有勞于先君文公城濮之役實尸其功逮至于寡躬君違是匡義形於色而何咎之有乃

以爲自討不胄而雄入軍捐身以倡勇肅集大勳於
狄於戲烈哉茲命爾上卿爲中軍帥所以丕彰乃父
之忠克紹先烈懋哉

伐沈誓

昔先王制法蠻夷雜種虫蜒以處罔敢與于中國之
政蠢茲荊楚不靖厥心僭逆稱亂越自乃祖膠舟之
禍神人共憤沈爲不道是黨是助是以爲爪牙謂王
室何尊之有弖惟利是視惎間中國干紀犯常軍志
有之攻瑕則堅者瑕去其枝葉本根乃蹶茲寡君有
命諸侯弁力三軍之鍾鼓是備是鳴以討從叛逆者

尊天子威蠻夷定覇業在此舉也勗哉夫子

絳縣人辭仕之使助爲政

予野人也能老而已予奚政之知小人朝夕饔飧以自謀一身之不暇而况能與謀國乎吾子光輔晋國政不失紀使老幼鰥寡獲所小人受賜矣人各有分踰分乃亂仕于朝非予之分且以赫赫晋國之伯而舉人於口舌之間役野人之知而從君子之事策衰耄之年以任筋力之用非所以訓諸侯也吾子失舉小人踰分一物而招兩愆其何取焉宵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愼舉也衛詩曰匏

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度分也

子皮授子產政

天禍鄭國疆域而日蹙矣玉帛而南北馳矣鞏邦基禦外侮是在良執政伯有酒殞子西札瘥政之所歸舍子而誰天其有以紓鄭乎虎不敏惟先人之宗祀是共以庇吾身猶懼其不給何國之能爲國之榮懷惟子其剥亂傾覆惟子虎聽于子而已子勉之

陳桓子請許晏子毁室反宅人

無宇聞之貴不失素臣之節也寵不逺願君之義也嬰也相齊十年受祿萬鍾不家諸爽塏惟市是鄰惡

失素也君問嬰之不在更是室也不乃寵嬰而違嬰
之願也臣渝節謂之辱身君渝義謂之銜命君之寵
嬰爲其賢也辱身之不忌而銜命之不匡而謂嬰賢
也且夫拜賜禮之共也毀宅儉之貞也反里入仁之
惠也稱卜鄰辭之遜也禮以事君儉以表俗惠以靖
民遜以裕身具是四德是以賢也逆賢不祥夏書曰
惠迪吉從逆凶君其許之

晉侯許伍舉請昏

君惠徼福於唐叔文公辱貺弊邑重之以婚媾豈惟
寡君榮之我諸姬實與有光焉寡君有不腆之適不

習於教誨惟不能承君之宮事以爲寡君羞是懼抑君不棄使備箕帚之選兩姓之好其自今伊始敢不唯命

荀躒對景王

籍談不能對荀躒進曰陪臣失辭夫密須之鼓與其大路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懿親也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大勳也親故敦之敦則有分以撫之勳故嘉之嘉則有賜以褒之先王之分器所以撫親褒勳非寶獻是爲彝器之獻諸侯奉天子命以討不庭功伐茂著乃作彝器獻于天子所以

昭榮命旌殊績也上下之舉實守常典僭典迋禮是謂無藝無藝之獻褻也令大君之詔苟責常典晉未有功伐矣舍典而僭恐無辭于天子之吏以爲大褻不然晉國雖僻陋珠玉寶器所以籍手于天子之庭者尚不乏也其何煩王命

讀老子

世之學者常並稱曰老莊不知其道本源之不相混莊子儒而激者也老子則别於儒矣老子特明於盈虛乘除之分知盈之樂而常就其虛知乘之榮而常處其除夫天地之理無盈而不虛無乘而不除已先

違其盈則天地之所不能虛已先避其乘則天地之所不能除如是則天地之權失於我矣其範圍將不得以收我其運數將不得以約我斯其爲修煉者竊之而有長生久視飛昇幻化之術歟莊子妙於論心老子深於觀物老子之學幾而已

清州三忠祠上梁文 辛亥

忠臣著立慬之義天綱賴扶民彝賴明祀典重死事之酬廟貌以妥牲血以薦後有千秋萬世今奉一體三人嗟乎向時逆亂之凶實維前古載籍所罕滋蔓殆遍乎圻嶺而以黨城思爲其根巢猘鋒將指乎京

師而以節鎭先嘗其機括智士不及謀勇夫不及[illegible]
倉卒風潮之驅天地爲之震神鬼爲之嘷慘憺暮夜
之變人方爲駭竄雉兎孰能决取舍熊魚惟時節度
使李公以忠武公之遺昆罷大將軍而出鎭受國恩
厚伏波之裹革雅期値時運淸峴山之輕裘自暇俄
聞梼鵲之昏噪詎料叢狐之夜鳴事同李僕射之登
城義不苟免忠效宋司馬之握節死而有辭討捕使
南公白首下僚丹忱内炳李飛將之平日天下或視
爲鄙人顔眞卿之當年君上不識其何狀天欲彰公
亘萬古之烈賊以讐國弄一時之兵戟攢刀劍而不

能攉其奮舌罵賊之口威脅刑啗而不能奪其殺身成仁之心至若裨將洪君名不登公朝身不霑君祿設令奉性命而避寧有傷毫髮之誅千金一毛絕裾而起十指皆血濺壁以呼思欲代孟陽之牀遂得奮秀實之笏形貌弱而辭氣之厲足以奪賊膽而裂逆腸地位微而節義之高庚乎昭日月而崒泰華惟變亂無於何代而晦盲極乎今時世家大族之結遼方伯列邑之覬望宗元將也而翻城而應賊德溥裨也而開門而納兵向微數公樹立之軒天幾致一國倫常之墜地小人好議復踵巡遠之異評 聖朝隆褒

不遺雲耆之偉節盛儀未遑於騣食闕典久鬱於輿情想精靈不隨而亡尚能乘風駕霧驅雷揚電若軀命所殉之處奚但如水在地鑿井得泉逮伯氏來涖茲州謂先務在作新廟保障足以備緩急而尤以是爲消折姦萌之圖政刑足以服强頑而尤以是爲觀感民心之要鳩材而郡縣爭助之力馳狀而朝廷亦稱其宜城闉中基址自開若有待者風教上關係不少詎可緩乎繩斧日攻巳審翼翼之制木石雲委又輙許許之聲載颺巳謳庸相郢匠

兒郞偉抛梁東數仞墻高是校宮樹得綱常浮海黿

不須軍旅愧尼翁
兒郎偉抛梁南忠武遺祠傍海嵐家世相傳殉國義
莫將成敗猥評叅
兒郎偉抛梁西睢陽雙廟望中迷尻輪神馬相來往
靈雨東風曉色凄
兒郎偉抛梁北魂隨列宿拱宸極護鞏社稷千年基
誰是鯨鯢與螟賊
兒郎偉抛梁上一氣翳廓消天宇曠怒氣騰成萬支虹
熊熊不與香軀葬
兒郎偉抛梁下妖腰亂領紛驚怕不煩爲厲除凶徒

廵撫南征捷報夜

伏願上梁之後堂廡儼開籩豆整陳搢紳之東西行過相率致敬村翁之伏臘奔走世以爲常時移事往而迹愈新地老天荒而名不沬是所以陰壽國脉豈直爲永樹風聲

書贈汝範 壬子

今年春寒西原官齋前杜鵑數十本澁不放花每夕食候吏退庭空與汝範散步往候焉一日新雨霽東階一樹兩枝先開相顧甚喜聯句以志之仍各次其韻余詩曰日共來探花發枝花容頓盛雨過時卽看

春意頭頭活坐驗天機物物奇百種繁華向後事數
株疎淡此宵姿齊催羯鼓還無味正好觀開有等差
汝範諷賞以爲有濂洛諸詩遺意余素不能詩不知
格調之近於何作而平日觀物意思自如此故偶發
之矣汝範若有志氣鬢髮如雪而磊落不肯平此詩
正欲與汝範知之今見賞迺爾抑有以相感者歟或
曰汝範年且六十所謂等差開向後繁華惡可冀乎
余謂呂尚八十鷹揚范長生百歲爲蜀相羅結百七
歲爲魏侍中管三十六曹事老汝範者太早計耳然
旣曰等差則早晚等差也開不開亦等差也等差愈

大而愈可觀造化之工余欲傍觀拍手而已

春帖二

郭生過處整掃荷令坐來留香粧點庭墀小景且娛逆旅春光

靜觀物理拍手啞啞四時皆春誰送誰迓

進誠贈宗弟箕訪

高女志志不高則趨向陋沉女思思不沉則見識麁弘女量量不弘則物不爲女容堅女操操不堅則學不爲女成高如升天沉如入泉弘如河海堅如金石

趙聖言給詩集叙癸丑

士生斯世得一人爲之知己亦足矣此韓文公所以
三致意於孔顏之相依謂其自得於艱難不憂而樂
爲易也而蘇子瞻遂以周公之富貴爲不及孔子之
貧賤楊子雲之獨抱太玄俟後世之子雲彼誠良苦
已矣使當時復有一子雲知之豈特覆醬瓿而可也
即裂而去之無恨作者不解解者不作終古之歎寧
有已乎李恭甫趙聖言今之名於詩者也年相比也
才相若也而俱居黃驪之鄉大江之上波濤浩淼雲
煙變化鷗鷺帆檣之上下出沒相與唱酬傲睨無不
以爲囊橐之有旣又相爲子雲爾評我藁我批爾集

篇出而朱黃爛然曰唐也則人亦信之爲唐曰陳黃也則人亦信之爲陳黃其詩與評曰與大江之流西注于京師豈非其爲子雲者審而所謂得一人爲之知已亦足者乎其亦無所病於貧賤而無所慕於富貴者乎聖言摩斗升之祿捨恭甫旅游京師二年矣鬱鬱如有所不樂一朝贄其詩於余求一言爲評余顧文而不詩非聖言之子雲也且一恭甫多矣何事於余若余則無子雲於世者也無已則自覽而以吾目爲一子雲自諷而以吾耳爲一子雲自舞自蹈而以吾手足各爲一子雲其於覽聖言之詩而閱恭甫

之評也既爲之歆艶而又以爲不必歆艶也

侯公說項王辭 乙卯

蘇子瞻補侯公說項王辭曼衍齟齬不足以動敵國之聽夫奪人俎上之肉全而歸之而使德之者反疑其所居傾國是必有巧智詭辯險絶驚人者試逆其意而爲之說

侯公至楚軍門稱漢王使求上謁項王按劒瞋目以待之侯公徐趨而入再拜曰漢王使臣某請於大王迎太公歸願大王命之項王仰天笑曰爾不聞陸賈之口呿走乎爾智如子贛辯如蘇秦太公則不歸而

已侯公曰臣固知大公之不歸也大王以漢王爲何
如人項王曰堅忍譎詐人也侯公曰大王仁惠浹於
下卒而神武震於四海漢王是二者皆不如大王而
與大王爭天下四年天下折而入於漢者十七大王
知其所以然乎項王嘿然曰不知也侯公曰彼仁惠
不如大王威武不如大王而所以網羅天下之人心
而屬之己者徒以名義之假借也夫德内也名外也
蓄之内者喩於人也遲㬥之外者欺於俗也速漢王
之於義帝也非有父兄世事之恩而委質不二心之
願使漢得天下義帝固爲其弁髦矣彼見九江王之

戕義帝而天下寃之也則謂此可以爲號於天下遂負大王以弑君之名而自處以討逆之義攘臂抗顔愚天下之耳目不然彼奚嚴於罪大王而寛於待九江王收之以爲爪牙惟恐其失之哉甚矣天下人之易愚於名也今其請太公歸也亦名耳彼其於父母妻子睅然無不忍之心分羹之對大王實臨之使是語之反而挑大王之怒而汙大王之鼎鑊也則彼固將縞素而哭於軍曰項王無道殺其君之不足而又殺諸侯之父是非盡天下之君父以快其心不止也吾非報吾私讐爲天下之君父報讐也又以此爲號

而激天下之怒此其計不惟愚天下實以愚大王天
誘大王之衷而幸不聽之也今爲大王畫者不如收
天下之名反之於楚以陰奪天下之機而已屬羣臣
而告之曰夫執人之父而市其子非義也吾豈利天
下而棄吾義哉禮太公載以安車謹衛而歸之漢彼
漢雖不仁畏天下之議而識天下之勢不得不屈首
而聽命東甲而歸國矣不然彼固中大王之計處大
王於義而自處於不義失其所以爲名者天下將誰
與縣之外者既移而蓄之内者固不如矣一戰而爲
大王禽矣善棊者一着而以敗局爲勝局此大王以

敗爲勝之著也然而大王方當局而迷臣固知太公之不歸也項王大悅曰微公吾幾失天下矣引侯公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旣至漢王軍皆呼萬歲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書載遇乙卯志慶帖

祖考孝憲公十八中司馬而不肖亦幸以十九中司馬祖考甚喜曰是類我已而曰恨不遂取魁元使
聖主知老臣居家猶能教其子孫勤也葢其時場外士論或許余以魁選故耳今族子載遇中司馬而與

先叔父同乙卯榜其名乃在第三去魁元爭毫髮不止場外士望之重而已叔父而在世者其喜而恨之也當復過於祖考矣一鑑之亭默溪之榭每拜謁從容輒見遇垂髫可念挾書咿唔於側者僅如昨日事今頭角嶄然儼爲老成進士而永峽之丘木久已拱矣人事變遷俯仰愴懷遇與諸兄之感可知也記丁酉季秋吾家行回榜宴不肖獻詩曰小子何能先業恢早科差比大闈來應須晩節終無忝看取黃花九月開余則敢乎顧舉以勉遇焉爾

書鏡匳

鏡不畱形故照象形而不昧心不著物故應萬物而不礙

火之明宣於外故即物而燭之金水之明藏於內故物來而取照火象日金水象月火藉物之形而明魂也金水假物之光而明魄也斯其為陰陽之分歟

鏡能照形而不能照不照之形日月亦然以形照也心者以神照也故過去而千歲可致未來而百世可知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書水原墓表後

姪不肖遽命述先君子行狀其於序次遺事亦稍備

矣年少識淺顧不能揣量階級名其全德不惟文辭荒陋無以傳信於後而已此墓表之所爲作也而世之知德者希又其幽光潛用誠有非子弟之朝夕于側未易窺測者故文出而人或疑其言之夸疑之者固不妄也使夫孔孟程朱者稱道其親如此孰敢以疑之不能爲孔孟程朱是不肖之罪也雖然以己之不能爲孔孟程朱以致人之不疑也而掩蔽先人懿識使就於泯沒無稱不惟得罪于人將得罪于天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惟蔽賢者當之蔽他人賢猶爲不祥況蔽親之賢乎人情疾病困殆則神氣

弛而肢體倦卽力所可及多以病爲解人子爲親之心非謂有所退託而細參分數亦容有不盡於限者不盡於限是忘親也逾於限是忘身也忘親非孝也忘身亦非孝也不肖自有知以來見先君子之事親也以沉篤之疾呻楚之氣罔其劇歇上下其服勤之節度盖無一毫可議於不盡限者聖人之敬吾不得以知之世之治身以敬者亦多矣拱手而立斂膝而坐未有不望之肅然若夫偃卧取便容色彌莊衣衾之附於身者靡不襜整有則而亦未見其拘拘而爲勞非其身之與敬爲一能如是乎表之辭固曰褒親

之美而過其實謂之誣親後之君子以不肖學非躬
行見識有差則不肖誠不敢自解若其無誣親之心
上帝實臨之矣嗚呼不論成就與否而教子之方未
有如先君子者不論深知淺知而心悅誠服於其父
殆亦未有如不肖者平日一身不自以爲有而惟夫
子之爲聽旣罹酷罰冥恐苟活謦欬日遠過惡日滋
而區區補綴不足信之辭以揚先人隱而未顯之德
其心誠哀而其計左矣然亦以盡吾心而已

記話 丙辰

丙辰九月宿痾作憤悶伏枕俞君弼相訪言今夏遊

楓嶽入普德窟萬瀑爭流躑躅漫山就菴壁書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下註今日始識東坡老子深悟禪理時微雨與諸僧荷笠各據洞中磐石蔭躑躅花酌瀑水澆飯食之四月望日宿海山亭海雲薇月命歌妓於東欄奏數曲歌聲漸厲而風起雲開月輪湧上望七星峰爛如銀佛明日乘月遊三日浦天無點翳載歌琴別船使沿泗師子峰下自艤小艇舟書巖望之隱隱如湘靈鼓瑟可聆而不可覩此皆意會時爾余聞之不覺幽憂豁開躍然而起君弼曰凡遊山寓興爲上賞景次之又曰朋遊不如孤往孤往則雖歌慳

樓與盡則起與不盡卽無名水石留連忘返爾此言甚得遊趣如此而後方不爲山水役矣甲午記

記夢

丙辰九月十一日夢有問余者曰龜處泥塗而爲介虫之長與四靈之列何也余曰子覩今之龜而未覩古之龜也古者以龜卜以决天下之疑故聖人神之龜之長尺二命之曰守寶王者藏于廟而禮焉余嘗以爲老子其猶龍乎聖人已言之矣佛猶麟而僊猶鳳麟性慈而鳳遐舉俱非世用也若龜則有似乎吾夫子生困乎泥塗而死爲天下有開物成務之功蓋

天地之數固有相應者也今也龜卜廢龜失其所以爲靈矣然而脫於屠割之苦而無鑽灼之煩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天下猶不奪其四靈之號此殆其幸之命於天者然也問者唯唯而覺

讀黃憲外史

此僞書也其文蓋倣戰國策而其體氣卑陋雖東漢文章不至此殆唐宋人所僞作乎丏弘不知何如人私自贊之以爲非劉向楊雄所及豈弘自爲而自贊以欺世乎憲雖言論文采無所表見而荀淑稱之以顏子郭泰譬之以汪汪千頃波陳蕃周舉皆謂時月

不見而鄙吝萌意其淵凝純潔深藏若虛如麒麟鳳
凰瑞世之物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狎向使憲
囂囂然歷說諸侯攘臂於濁亂之世而躡戰國策士
之餘轍是麒麟蹩躠於泥塗而鳳凰與鶬鷄爭鳴人
且厭其不祥矣爲是書者餙其策略騁其談辯盖將
以増重憲於後世而不知其適所以累之中央之帝
爲渾沌儵與忽謀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
之日鑿一竅而渾沌死是書之爲憲計毋亦類於儵
忽之謀渾沌歟漢末宗室王僅存名號其力勢非可
責以桓文之事者齊楚秦晉又皆無實其他舛繆可

笑不足辨也

司馬法補註 辛亥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兼愛民謂兼愛吾與敵之民盖冬夏興師彼此俱病故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此下六是以字與宅稍別他處是故意也此則是所以意也

乃作五刑

先王之制名目度数多止於五盖象五行也註中

協于中之說甚适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冢宰布令之語止此
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必下疑鈌一字比觀上節可見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
承上文言不伐者無欲無欲則明明故聽於內外
必得其情宜也註中必要二者勉之之辭似欠發
明此意
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

從命犯命當句言從命爲士之上賞犯命爲士之上戮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此猶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意言其計慮周而仁禮備非如後世僥倖之兵一勝而不可復用其法也

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長謂弓矢短謂殳矛戈戟下篇所謂弓矢禦殳矛守是也禦所以衛也故五兵不舉刀劍而曰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若如註說以戈戟爲長則又將以

何爲短耶

太長則難犯

太長難犯謂射務及遠則不能傷人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詳上下文義用民字與人同此分軍民恐誤若然

則當云國容入軍則軍德弱矣

服正成耻

成耻謂成其耻心耻心之萌宜養而成之俾遠耻

也

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

言凡行師威克厥愛故雖小罪可殺勝猶勝殘之
勝小罪既勝而除之則大罪亦因而懲也

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

古人以右爲上故右之義爲尚左傳所稱亦此意
也訓以助而謂長短相助者恐牽强

時中服厥次治

時中服言謀畫以時巧中可服人心也註說不成
文理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聽誅上下疑有闕文無誑其名言毋令名實誑亂

也無誼名恐惑三軍之心無變旗恐眩三軍之視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强

若如註說義字上當有闕文但考下段似以義與
權爲綱而各列其目於下也未知是否

遠者視之則不畏邇勿視則不散

瞭望遠則使軍心不畏寇逼而不動則使軍心不
散如李廣平日遠斥候而及猝遇虜騎下馬解鞍
用堅其意是也

服膚輕服美重

服美重如宋太祖爲將臨陣必繁纓餙馬是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同專與生死俱爲對舉之言專者專擅而自用也同者廣聽而無所擇也自用故多致喪師無所擇故卒無成功註說恐誤

讓以和人自治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爲人說其心効其力

爭賢以爲人當作一句爲猶與也言事不循理則反責於己爭其賢能則讓與於人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

武侯八陣固而煩者也管仲軍政治而正者也

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鬭之

此下用已之衆寡而待敵之道也

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

言分寡迭擊衆必疑其危雖疑之必自用而不撓蓋信其必然之畫也註云衆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若使衆不疑懼則將廢權而不用歟且但曰用則安知其所用者權也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

此下視敵之衆寡而自處之道也

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

乘其倉卒而加之侯其力屈而致之探其規畫而
襲之致猶致師之致註欠分曉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
懾

戰氣也休息久則氣怠而反於懾也左傳所謂再
衰三竭是也

東溪集卷之七

東谿集卷之八目錄

靜諦

論禪諸篇

原佛 戊戌

駁張天覺護法論九則 丙午

無諍軒記

定慧大師所贈維摩詰經偈 甲辰

謝定慧禪師贈大慧書偈

與定慧禪師書 癸卯

與泰宇禪師書 乙巳

又與泰宇禪師書丙午
答泰宇禪師書
答泰宇禪師書
答泰宇禪師書
答葛薰禪師書甲辰
答葛薰禪師書丙午
焚香試筆

東谿集卷之八目錄

東谿集卷之八

靜諦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靜坐第一

靜坐內視心體光明如琉璃映徹雜念不生雖適耳聲音了無將迎

默坐燒香聞窓外禽聲亦自怡悅

靜觀一身有憂樂有嗔笑一以爲史一以爲畫

乘除之理以身觀之而足矣不以憂樂私之乘亦一妙除亦一妙以公心觀私心憂亦一妙樂亦一妙

人到窮極處造化必饒以一步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兩語可醫計較心

人之觀書者皆知墨迹之爲功而不知墨迹外空處之爲功向使無空處而皆墨也則烏有書哉

前知匪難心静斯前知矣衆人寐時心乍静夢猶前知況常静者乎

儇佛有宅心通人以爲神不知明乎幾則目擊而心可通矣

静則虚虚則明明則來事可知宅心可通

雖至愚者亦有前知當春而知後之有夏當晝而知後之有夜亦有宅心通見人之笑而通其適見人之

嚬而通其憂見𣅀湯而通其渴見求食而通其飢所
謂神聖精乎此而已
賓客之來可驗氣類之感召
人之精神最毒能注喜而生人注惡而殺人注成人
之功注敗人之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非惑也
開闢以高者崩卑者塡崩則土削而石露塡則道塗
平後千萬世山益奇行路益利
今人勝古人者多行路勝見奇山水勝衣食便身之
具勝備知歷代治亂奇詭之蹟勝
物之明者縮而小之則愈明燈燭照廣則光暗病短

視者近辨人之所不辨晋宋之南渡天下文明之氣驅納於一隅前之清虛後之性理邪正異而應天運一也

以篡弑得者不數世亡亡後必分裂晋宋是已

老子惡機而用機禪家惡著而愈著

老子其猶龍乎非仲尼不能爲此贊用九見羣龍無首老子以

論語有史筆夫子稱門人必名而字閔子騫門人相稱必字而名子者一名求者二至爲聚歛則去族焉孝爲百行之原乎稱回之賢亦不字而稱騫之孝則字

自棄爲百惡之首乎短喪之問不名而晝寢名晝名
天之償人寃弘矣李廣身一不侯而子孫三成帝業
敢射死陵敗而族也孰謂有是天

天無晝夜月無盈虧

月在地上日在地底地隔之而月受日光者日光之
不礙地厚也然而晦夜黑暗如漆非日光之礙而無
月之質以受日之光也故苟無其質至道不凝

水無色雲無色天亦無色無色故受衆色

目辨物視也手不視而辨物習也手足右強亦習也
使左習者左強故習无不能

人知聲之及遠而不知聲之行也遠望擊鼓抱止有間而聲始聞易曰飛鳥遺之音言鳥飛而音尚遺也古人精於觀物

見佳朋而開懷談論一味也未見而想望思詠亦一味也待人而即至一味也不即至而等候翹佇亦一味也

壁上挂山水圖世界丞莫圖亦受之而變景色窅然神游忘眞幻之辨

天與第二

天與我以憂而不憂則必益之以憂而强之憂矣天

與我以樂而不樂則必益之以樂而引之樂矣故憂不厭重樂不厭刪知此則可斡造化矣

游山水者探天下之勝則必犯天下之危少犯危則少探勝不犯危則不探勝此乃乘除之理故明日欲行得意事則今日先耐失意事明日欲求萬全安則今日無憚十分苦

富貴福祿之人非无憂心貧賤窮阨之人亦有樂時心而可權而較其分數憂樂多寡未始相懸特見其外者以爲福祿者恒樂而窮阨者恒憂爾

設令亭者心常樂窮者心少樂惟其常樂故習樂而

恬於樂如魚之生息於醎水而不知醎少樂故遇樂則深於樂如人厭藜藿而後知粱肉之味故少樂之樂之深亦可以敵常樂之樂之淺也

達者无窮通无吉凶天亦奈之何哉或慶之或弔之囂囂者人也

達人水不能溺火不能爇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非不溺不受溺非不爇不受爇非不害不受害非不賊不受賊非身不受心不受莊子謂謹於去就莫之害者斯下矣

封建漁獵聖人非樂爲也勢之積因而不能廢也後

儒遂以爲當然之道吾不知也

道家不戒鹿肉以爲鹿死䰟是心惡於暴殄者

天運而西其氣之迅以力至使厚地逼不得墜今夫離地即空空皆氣也運而西宜無高下也有形之物亡論也如雲之輕浮無體者寧隨徹風而披而不爲天之所驅吾於是乎疑

受生之氣先二也顏淵惟氣不堅厚故夭惟氣堅厚故克己復禮爲亞聖若謂心氣堅厚而它臟腑氣不堅厚是稟於五行者偏不足以爲中和若謂內堅厚而外不堅厚人未有內不病而外病者吾於是乎疑

人稟五氣以爲五臟而心稟火火明而已未有知覺而心乃有知覺若謂人也故心有知覺諸臟百體胡無知覺若謂火明故有知覺五行火最明水金次之然則腎覺於肝而肺知於脾歟喘蠉之虫剖視而無心而猶有蠢然之覺何歟吾於是乎疑

聖人凡稱天而誓誥人者實指理氣不曰理氣而曰天邃古聖人之權也其尤巧者又稱上帝

孔孟作理學益明則天帝之權微天帝之權微而蚩氓畏忌之心漸弛天主有見于是而設天堂之名釋氏有見于是而建樂界于上開地獄于下皆假聖人

之權而流而爲詐也

古語曰天高聽卑辭巧而反拙也謂之高則尚疑其遺於聽也其實吾身之外皆天也天無界限吾身皮膚毛髮之間凡空處皆天也如魚之游水中鬐隙鱗罅口呑吐皆水也天之雷聽電視森然羅附於吾身可無慎歟

不惟身外吾血肉裏亦有天爲不善而忸然羞怛然惡者天也爲善而犂然安慊然樂者天也羞而惡而忍而行之則凶生焉安而樂而擴而充之則吉隨焉吉凶惟吾之自命

天視非自我民視而自我視天聽非自我民聽而自我聽謂之自猶有間也我視天視我聽天聽謂之視聽猶有待也我覺天覺

世人仰首而號天帝猶其望西而拜佛佛無不在天帝亦無不在

哀樂第三

哀樂同出於情而聖人立敎哀則引而樂則節歌哭同應於境而聖人立敎歌則哭而哭則不歌富貴貧賤同於所遇而聖人立敎於富貴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於貧賤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烏在乎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也哉

人不作聖爲無肯心苟辦肯心於作聖乎何有

人心

傳於物則自透如鉛傳於肉則自穿

禪家言心之向道如瀑布下注無一息停則七日而成佛儒者之功雖不可以立期若果用志如此甏而後已而終未入聖域則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可矣

陽明致良知雖誠有弊弊生於不肯致良知假託良知以濟私欲

桀紂亦有良知亦知良知之爲良知惟不肯致而甘爲私欲所蔽一日苟肯致之知日益明不外藉而足

矣

肯心所指百體軟萬物靡鬼神亦爲之避凡曰某事難者心不肯也心有肯不事無難易

大哉造物之有餘地也一目足以視矣而視之以兩目一耳足以聽矣而聽之以兩耳一手足以用矣而用之以兩手人見其兩目之不能各視兩耳之不能分聽兩手之不能左畫員而右畫方則遂以兩爲衍也噫使造物而如今世之情必爲一目一耳一手聰明欲其廣也故耳與目皆兩欲欲其節也故口與陰皆一

輕清者升而爲天重濁者結而爲地衆人說是語也遂謂天有形體有方所不知其升而爲天者乃指日月星辰

形家之理有乎哉曰有果蓏有理況山川葬地乎可求乎哉曰不可有理斯有命命而謂可求乎然則何如而可曰亦爲善而已天理福善禍淫與其求諸冥冥寧求諸昭昭與其求於在物寧求於在已與其勞父母體魄而求寧勞吾心而求

釋氏輪廻報應之說可移於世蔭庥慶

釋氏謂第一生爲善而未受報則第二生受之受之

而又不自爲善以應之是爲癡福第三生福盡而受惡報今夫人之祖先積德垂裕而子孫食其報於是而不自爲善則又其子孫無罪而受其殃矣欒善爲善而有餘福者也饜受癡福者也盈福盡而受惡報者也

俗之降不自於亂世而自於治世邑之弊不原於庸吏而原於能吏文之衰不由於無文而由於工文之人

機心者人之所惡天之所忌夫一事而二人爲之德必歸乎機怨亦叢乎機不爲德府不爲怨鵠生人而

人不庸殺人而人不毒其惟無機心者乎
與人處惡人不足畏狠人不足畏惟細人可畏細人
細心之人今夫賁育之勇熟視其貌則蹙然細人之
於人也心術情狀動為所獲使之蹙然求退息之地
斯其所以畏也故默默混混含人之釁混混默默受
天之福
耳有郭以衛目有胞以掩舌有唇以閉若之何自暴
其明膚也
喜事者事閒厭事者事煩非事之擇人而為閒為煩
喜事則其心常忘於煩而覺於閒覺於閒故常若閒

厭事則其心常忘於閒而覺於煩覺於煩故常若煩
人有所欲常患魔障非眞有物魔障之也天下事有成有敗其成也有未成時焉有已成時焉已成而覺於喜者常短以淺未成而覺於憂者常長以深故期望侵尋之間如有魔障

風有東有西而渡江者欲東則患西風之難遇欲西又患東風之難遇其心常覺於難故也

學之第四

學之變化氣質使剛惡變爲剛善柔惡變爲柔善而已非能以剛爲柔以柔爲剛緩急細大亦然天稟規

模之有定故也

呂伯恭性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爲和緩此其省察于身者未精也盖和緩者天稟而急者一時心病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贊美之辭各不相通一者道也不相通者氣質也

文章與氣質遍等百世之人而莫之能違者其惟文章矣乎

周公深孔子大周公奥孔子暢周公峻孔子坦周公縟以裁孔子簡以拓周公精神鼓舞孔子氣象光偉

老子其異端之聖乎其文類繫辭

書畫亦與氣質通

褚遂良筆法姸媚世疑其不類於人然遂良貞而婉者也飛鳥依人之目可見姸媚而有勁氣此所以辨簾前之對也

人各以其器成善教者因其器而陶鑄之人各以其才用知命者蓄其才而靜俟之

諺曰桔橰毁於井此因果之說也

有故而成者有故而敗非有故則不敗无故而福者無故而禍况有故乎

人到窮苦之極其心愈不可堪是乃除而趨乘損而受益之幾然亦不用豫覺豫覺則心紆而其苦不極分數未厭而其幾差若夫知乘知除知損知益者不圄乎此

美事不厭其遲等不多得毋寧遲受而遲過惡事不厭其速等不終免毋寧速行而速已於惡事則遷延姑息而留之於美事則躁迫急遽而求之者麤心人也

天下之樂常使不滿其分分不滿乃有不盡之樂天下之趣常使不了其端端不了斯有無窮之趣

人不用心則造化爲之役以區處其身身逸而造化勞

人之用心爲身計者如魚之浮水而搖鬐簸尾夫搖鬐簸尾猶是浮不搖鬐不簸尾猶是浮奈何勞其身而爲也

己靜而觀世之動一樂也心靜而觀身之動二樂也人靜而觀天之動三樂也

唐虞之有後世猶春夏之有秋冬後世皇皇之君子其禦寒之裘褧丁

海印寺有新羅火人以爲責彼盡炭炭相傳非一炭

然則今人皆開闢時人今鳥獸草木皆開闢時鳥獸草木豈特新羅之古而已哉

以一物傳于古今者天地也日月星辰也文章也人於寐時聞性尚通聞有春杵以爲鼓樂聞有烏啼以爲鶴唳者固也乃於未聞舂杵也先有設宴徵樂之事以爲鼓樂之因未聞烏啼也先有閑居馴鶴之事以伏鶴唳之案彼何以知杵之將舂而烏之將啼耶人心之靈其覺於未眹而照於無形如此開眼應物乃反昏昏冥冥何也

今有思人而忽見其人語物而忽遇其物此心靈之

自露端倪者也

言讖詩讖童謠皆人心之靈不假數而知者夫假數而知者非人心自然之靈也

人心之靈蓋無所不照衆人牿以氣質汩以利欲猶有罅隙之明爲夢兆焉爲謠讖焉若聖人之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宜全其本體以無所不照而未聞如佛氏之具六通斯可疑也

佛氏六通特寓言以明妙用設令有之又非損益乎義理者而人心之靈推極其全則宜至於此境爾

人事

人身九竅而七具於面皮肉骨節缺而可補傷而可完惟眸子不可補而完也故凡有摧壓震剥之變頭先縮而手爲之護眸先瞬而胞爲之掩

心平境平法强魔强

迷則神奇臭腐悟則臭腐神奇迷則臭腐神奇悟則神奇臭腐

察於幾而有乘有除故怕處於盛其功至於奪造化而造化不能制其命者老也察於幾而有乘有除故隨遇而安其功至於奪造化而造化不能變其節者儒也

貝矣集之

訒於言者味長而悔寡

人之所以爲生者以有等待心而已聖賢有聖賢等待衆人有衆人等待大有大等待小有小等待忙有忙等待閑有閑等待等待心絶則人將不能終日矣

責人者置人於度内者也不責人者置人於度外者也伯夷闘柳下惠隘闘故置人於度内至於冠不正而望望然去之隘故置人於度外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三黜而不去置魯於度外也不食周粟而死置周於度内也

木之葉青者木氣也花紅者火氣也上出而木之生

也白者花氣弱而不克金也黄者木氣弱而不克土也木弱則不成木故草花黄而木花鮮黄其黄者得煖而生故桂生於南方花氣尤弱則反資乎母木不至資乎母故草花或青而無黒

論禪諸篇

原佛 戊戌

余讀佛氏書其文辭儘奇以辯矣其義理儘玄以妙矣其用功儘精以有次序矣其所謂定慧卽吾儒之知行雙進也其所謂禪律卽吾儒之身心兼修也其所謂一切世間諸有爲相皆我菩提妙明元心卽吾

儒之言萬理具於一心者也但吾儒爲之而所歸宿
明白可見佛氏爲之而所歸宿怳惚難知佛氏之示
歸宿曰肉身斷滅而法身不壞不入輪回超然自在
余未知所謂法身不壞者其形象何如有乎無乎有
則無辨於肉身無則亦龜毛兎角而已彼必曰非有
非無非非有非非無天下之事無則無有則有烏有
非有非無而非戲論也哉夫讀其書故求其術求其
術故究其終究其終而不得則原其始原其始而其
終自窮程子曰道家貪生佛氏惡死此言其始而不
言其終也彼其始惡死而其終至於不惡死遂能無

生故無死如是斯已彼見夫天下萬物之生皆歸於死雖有巧智絕力百方回避無得免者而生生死死世界不盡獨計以爲與其不得已而死毋寧心安乎死與其有生而有死毋寧無生而無死夫人之惡乎死爲生之可樂也今吾奪生之樂而與生之苦天下將乞死之不暇奚有於惡死哉窮民怨婦多自刑以求死而王公富厚之家乃諱不言死亡豈異物哉苦樂殊也故爲之法奪膾炙之甘毳而與之以菜糲奪裘帛之輕煖而與之以垢獘奪宮室牀簟之安而與之以飄泊奪資產蓄聚之饒而與之以乞丐奪父母

妻子之恩愛而與之以窮獨罵辱視爲稱讚捶毆等之賜與甚至燒灼指節割截身體要使一身不勝其苦然後人謂此生爲可厭而始無惡於死也然後胥天下相繹而之於死天下皆死而生理絶矣則遂無死之爲患也雖然人情口適乎甘毳體便乎輕煖安宮室饒資產而戀父母妻子今吾法止於不惡死而不能至於不死也而徒使之去其樂而就其苦彼一朝窺吾之淺深知其無益乎今之死也而不從則吾之權失矣於是有不可測之術無端倪之說以陰驅天下夫天地之生物也以一氣其死也氣復返於天

地物有生有死氣無始無終佛氏有見乎此而潛襲
取之指天地之公氣爲一身之私心摩尼以喻其明
金剛以喻其堅持是而號於天下曰吾身者心之逆
旅也暫寓而不爲其所有一解軀殼隨願往生於極
樂世界若無淨願想多輕舉情重沉下循其造業輪
廻受報焉死生之理茲茲昧昧自非明識不惑之士
鮮不眩耀且夫酒色之慾至重也百年之壽至促也
尚以縱慾而損壽而有斷酒屛色者況其忍一時之
苦而博浩刧之樂捨有限之生而取無量之壽而人
不從乎哉是以賢者喜其新奇愚者被其誘刧滔滔

然合掌稽首入吾圈套之內而不知其生枝生葉談心談性多少伎倆只可受用於臘月三十日而其歸則均不免於斷滅而已嗚呼其愚之也甚矣故其爲言必曰權曰方便終之曰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而本末露矣盖其術正言之則人不肯從之而其所言非其所蘊故常含糊呑吐不可窮詰要使人由之而不知習之而不察盲奔瞎馳而不覺其所以然也然則佛之示寂也其法身與肉身同歸於斷滅而彼支提脫闍之間往往有靈迹異應者何也盖人之死精魄有不卽隨散者不獨佛爲然而人心

之所感鬼物或憑之芻狗之得夢物理無怪則亦非必佛之靈也不然佛之教能使頑石點頭林木演音而刼刼轉輪獨不能度閻浮提剛狠衆生一夫修禪之效能使大地振坼水陸飛騰而十方微塵如來六十二億恒河沙數法王子顧不能永滅此世界耶嗟夫佛氏之誤天下也久矣其始也不過一死之惡而其終也不過得不惡死之效其始也期於不斷滅而其終也亦不能不斷滅其功甚勞其效甚淺孰與吾儒之生順死安不消言惡死亦不消言不惡死不消言斷滅亦不消言不斷滅也哉余怪夫世之舍聖人

丹青之信而墮彼佛暗昧之誘昔有問于畫者曰畫孰難易對曰牛馬難鬼神易牛馬見而鬼神不見故也儒其爲牛馬之難而佛則鬼神之易也夫

駁張天覺護法論 九則 丙午

論云欲排佛教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質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此說似矣而其所自述儒教全無見識列子之爲異端童子亦知之而必欲實其寓言以藉重且曰列子學孔子者也苟艱甚矣彼旣以佛教爲至則但當自據所見而明之何必追屈孔子而後爲快也吾儒曷嘗借佛氏而尊孔子哉

歐公所謂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者蓋有見乎權教而斥之也佛氏權教如因果報應神通瑞應之說大抵與南華寓言無異所以形道理之體推吉凶之幾而起衆生歆羨恐怖之心耳故曰佛無實法與人而其徒認權爲實於方便生粘縛乃爾張皇不覺爲自誣其師而外道邪魔之歸余嘗以爲佛之道不過欲遏慾存理收心體性惟其未聞中國聖人之教橫拗過越以至如此自朱子以前蓋無曉攻佛之門者而其徒之自辨亦多在皮膜外如護法論是已賢者過之四字足爲訟佛之公案有物有則一句足爲救

佛之艮方

太顚問韓公語未知當時何故不加答如反詰曰公亦自揣學問知識能如顔曾思孟乎彼所從事子以爲非何也則太顚又將何以答之也

維摩拔藝傳麗妻子盖彼所謂示迹耳示迹秪以爲世間軌則若使世人盡行出世間法則豈不妨世務哉如地藏自耕百丈開田仰山畬粟洞山植松彼豈不知其出於權宜而欲持是以解游食之謗何其嚻嚻而不知體也

且辨不耕而食而自列於草竊姦宄娼優厮役欺公

負販師童巫祀之間其不知爲詭而自處汙辱可笑若曰先王之法分士農工賈而士未嘗自食其力亦可謂游食乎云爾則可矣

論云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寃親等觀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此論佛却精但下復云一切衆生無量刼來皆曾爲已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舉期解脫若使不曾爲已父母宗親則不慈而不使解脫耶何其言之逕庭也且彼旣以衆生爲無量刼來父母宗親而於富貴之人却通食肉一線路則彼富貴時忍食父母宗親之肉

耶但當曰慈悲心重不忍爲口腹之養而暴殄含生
爾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此老子大我慢語也如一衆生
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此釋氏平等慈施也論云
天下之理物稀則貴若使世人皆爲儒則儒亦不足
貴矣何自背其師之說也
論中詆儒不一而足曰治皮膚之疾曰貪者諠譁尚
勢爭權曰靜躁不同曰趨炎附竈而速富貴又述闕
澤之言曰將孔比佛遠之遠矣然而輒稱曰吾儒吾
儒豈謂南無一聲能撤彌天重業耶其以佛破老處

語多近理
嘗語泰宇禪師曰佛家六通但顯此心之妙用耳宇曰何也余曰子謂佛具天眼見障外色時爲復見障爲不見障見障則烏可見障外不見障則烏可辨種種色若以肉眼見障天眼見障外色則兩眼同視當不勝其雜亂矣宇無以應夫此心妙用無所不通六通豈但在佛家與日月合其明天眼通也聲入心通天耳通也不欲人之加諸我無加諸人他心通也無入而不自得焉不言而信不行而至身通也苟求其故千歲可致宿命通也繼此而王百世可知漏盡通

也佛亦如是其徒謂不必别求殊勝奇特者乃眞實不誑語彼見種種境界現種種變化正楞嚴所呵定慧偏勝魔得其便者不然波旬外道耳夫騎虎出入飛錫乘空搖鈴携屨等事何與於明心見性而爲此吃吃末顧自托於石言神降不祥之怪迹耶總之此論非唯不識儒亦不識佛矣

泰宇師示余讀法論大抵得佛之粗者其言淺陋余適病不暇細勘姑摘其尤甚者駁之以復泰宇師夫張詆儒道而佛旨反益晦余明佛旨而儒道反益尊此可與知者道

無說軒記

如來現廣長舌發和雅音於阿僧祇刼講海墨不盡書之法門是其口如無扃戶常啓而不閉言如有源水常流而不停天下之有說者宜無過乎如來然而其教乃以無說爲主何也曰吾所謂無說非無說無說相也非無說相無說念也莊生曰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故有意於言雖不言猶言也無意於言卽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各具一喙同時說法猶未嘗說法也夫以無念之音無念之文譬之空中風籟則彼有念者不音不文而其迹已如泥

中之獸鬪矣明鏡照形而未嘗曰鏡有形焉深谷應
聲而未嘗曰谷有聲焉何則鏡之體本虛而無照形
之念谷之體本寂而無應聲之念卽鏡與谷而佛菩
薩之道是矣其在吾儒亦然無爲而爲之爲義有爲
而爲之爲利曾閔之孝伊周之忠苟有一毫有爲之
念非義也是故孔子絶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易
之名卦在咸去心所以戒憧憧往來之私也此豈非
無相無念之明證耶山陰智谷寺之屬菴號曰影子
殿者奉沙門玄揆之像有敎師聖眼居之爲講說之
無所搆軒曰無諍使人請記於余余未嘗識聖眼而

試文之如此夫說而無說也則文而亦無文也是乃以空中畫摹空中風又孰知軒之有軒而不類於蜃氣聖眼之有聖眼而不比於空花乎系之以頌曰

謂師卽無說梵音如雷發天宮爲摧倒大地爲坼裂
謂師卽有說說無相可矚畢竟尋其迹龜毛與兎角
無說而有說諸佛如來法有說說妄說妙法皆臭惡
無說說眞說蓮花從口發彼聽無說者循指而忘月
無文頌無說旋聽與聲脫

定慧大師所贈維摩詰經偈 甲辰

惟佛之道爾我不有在爾非捨在我豈受如左掌物

傳之右手左掌右手猶立對偶無去無來無左無右
如是觀者不二八香

謝定慧禪師贈大慧書偈

惠我普覺書一部報以精好紙五束五束雖無一箇
字蘖葉具足五千軸所以者何心所覛此心即是如
來藏三藏豈外如來藏較勝空書只金剛

與定慧禪師書癸卯

翹師名德之日雅矣昨隨家兄來任所而適聞師飛
錫住在此方望外之幸也龜誠鹵莽于儒墨無所底
而區區尚賢之心不以方內外而間焉顧病纏四大

長委枕席不能躬叅於獅座之前仍念觀世音之現三十二應身也豈嘗待其人之至而度之況法深之逢戶朱門大顛之旬日州郭師家宗風正自然爾敢冀下山一簣少發胸中礙滯若復黒山鬼窟以陰寂爲凈依不欲與世人相接則亦非愚之所知専等來音幸毋金玉不宣

與泰宇禪師書 乙巳

師受雪巖衣鉢轉輪南土宜若講席一闢龍象雲集聲名如大栴檀香除是沒鼻孔者不得聞而軀至此三載相距一由旬了不一聞不聞於俗人固也而所

接衲子前後百數亦嘗至實相留宿而竟不聞豈所謂舉揚宗教講堂前草深一丈者法應如是耶龜受性慵退淡於世緣師家無着之旨粗若有會於心者而尤喜與叢林老宿爲方外之交嚮者因李叔仁老氏稔得師道行之詳矣今幸邂逅而不相接焉是殆葉公好畫龍而見眞龍却走也聊以尺牘爲先容自今師若有意來見則來見龜若有意就叩則就叩夫道無自他故禮無施謝彼區區於施謝之末節者世俗事也輪回報應之苦未始不兆於此此黃面老子之所深惡而亦師之所深惡也交年道體少惱否千

萬留面究

又與泰宇禪師書丙午

平日聞師法門朴實直截不煩前三後四此眞作佛作祖底大根基今收覆書所以自謙者太過謙固美德抑亦前書所謂世俗事非所望於師也竊念幼時略涉儒家辨異端文字便謂佛道秖是以寂滅學駕因果說耳比來閑居頗繙閱内典參證本末始知紛紜指斥者類多駡東向西以竊所見佛秖是儒耳其所謂了妄卽眞者卽吾儒之遏慾存理也其所謂觀慧止定者卽吾儒之省察存養也於念無念於動無

動無任無著者正與周易何思何慮論語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一般消息而入得世間出世無餘智者亡心不除境則又何嘗捨凡界而爲道如儒家所譏惡濁而棄水求照於無物之地者耶釋迦老子三十三祖秖是多口饒舌權敎實敎漸敎頓敎五千軸修多羅八萬四千法門秖是東塗西抹其歸不過欲驅迷而逐物底凡夫返諸明而應物底本色耳然則却爲何剃髮披緇却爲何離家出世却爲何不蓄妻不育子生育之理旣絕却於何施敎轉化世界旣空却向誰拈提竪拂是則名爲不求斷滅而反求斷滅道欲

不滯苦空而乃滯苦空行與言違事與法悖夫天主襲佛之粗者區區乎天堂之說而猶有患於此則從而爲法使民半爲嫁娶半入耶穌之會其言曰譬諸斂穀必將擇其一以貢君一以藝稼爲明年之穡此正見童之見君子以身揭爲標的中立於天下尚恐人之不從烏有已則燕轅而使僕御趨越者哉諸佛諸祖於此必有以處之自家屋裏究竟事想師叅覈了停當試下一語明明地道破不然一任疑去三千年無由自悟且置是事

答秦宇禪師書

平生叅過叢林知識非一再矣其所自矜捧喝者大
抵是隔靴爬痒今蒙反覆啓牖直指全體本根索性
漏逗無所回互卽靈山頓教秖應如是耳欽歎欽歎
但區區鈍滯猶夫前日迷雲未開疑氷轉凝不得不
披露呈似以來諭大旨盖有三端其一曰逾城出家削
髮被緇所以作爲標指除其妄習夫佛之不畜妻養
子非惡妻子惡有以妻子之累而損其性者不飲酒
食肉非惡酒肉惡其以酒肉之味而殉其慾者如是
則吾但不損其性而已而足以爲畜妻養子之法不
殉其慾而已而足以爲飲酒食肉之法何至於憂其

枝而去其根怒其委而絕其源哉譬如南岳禪師方住金堂菴中龜將徃叅之矣而惡夫同伴之脚倦而止於八頁已則直走向實相西岸上坐此誇脚健則可矣其爲不入金堂不見南岳師則一也烏足以爲同伴法且如不視邪色目之則不聽淫聲耳之度畏見邪而廢其目恐聽淫而塞其耳是先自處於不明不聰烏足以爲視聽法此其可疑者也其二曰以變化無方之活用直證無量聖身而後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夫調靜三業無如世尊大悟一乘無如世尊出空入有無如世尊變化活用無如世尊證無量聖身

無如世尊而靈山會上金色身白毫光底世尊依舊是雪山鹿苑持戒守律底世尊愚未知世尊所未證底聖身誰能證之世尊所未行底逆順事誰能行之在於儒者濂雒閩以未能信道而不仕顏淵閔騫以道未至於無不可爲之時而不仕乃若孔子則仕矣轍環天下干七十二君而不肯止其法曰學而優則仕故以其身爲天下後世學優而仕者之證向使孔子而不仕則天下之仕遂可廢矣今世尊以孔子之地位示顏閔之模此又可疑者也其三曰開闢之初人固化生雖無交會之事豈空世界而滅人道哉

夫無物之前氣化以生有物之後形化以生今之形化猶古之氣化愚未知何所善於氣化而何所不善於形化也五穀之初固非有種而旣生之後亦未甞無種而自生此可見天地之理矣且林木演音尾石點頭喜其無情而尚有有情之用師乃欲驅有情之人而從草木金石之無情不亦左乎吾儒之敎則不然人受天地之理以爲性性發爲情情流爲慾情非不善流而爲慾而爲不善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夫旣和矣不着於喜而亦不着於不

喜不著於怒而亦不著於不怒不著於哀樂而亦不著於不哀樂色來目應而目不走於色聲來耳應而耳不走於聲飲酒食肉而此心不爲酒肉轉蓄妻養子而此心不爲妻子亂所以不亂不轉不走不著者誠以物各有則事各有節審其則守其節而吾心閑而無事矣此眞所謂變大地爲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而鑊湯爐炭裏回避底妙術無過於此咄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枉生受釋迦老了也拍手拍手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入頭處秪是誠儒卽釋釋卽儒敎不勉旃

答秦宇禪師書

法身充滿處處皆然南北東西無住無還則師昔固未嘗來咸陽衙寓今亦未嘗歸見聖庵中顧如僕世間人竊竊然謂之來去而爲欣悵今奉來書亦不能脫然於此豈入得世間法如是故耶欲識佛道只了權實既了則權即是實能轉古人言句不了則實蔽於權反被言句所轉若使輪回之說果爲實教則如達摩以後諸祖師俱皆明心見性非爲妄識所蔽者而何不一一拈出自家歷劫受生之迹以曉人無疑耶且南岳師學禪四十年不可不謂入閫域正未入

闇域視三業衆生亦有間矣藉曰衆生在黑洞洞地則若師宜有一星兒明處雖未洞曉無始劫來亦當頗憶隔陰時一二事試示與僕看師譬諸人坐在今日不見明日謂無明日可乎僕亦有譬焉坐在今日不見昨日則謂無明日亦可矣竊謂此事誠如項者仰質以其粗則有令剛狠衆生生恐怖心雖明道王章而陰長鬼誅之效以其精則殺心起而傷仁體淫情肆而戕義性癡習成而蔽智天不待眼光落地而現在法身便受阿鼻無量苦矣故六祖云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

生此從上諸佛因權現實之旨所謂三界六趣大抵爲黃葉金錢耳法華之爲實教僕亦非不知而所云云者盖謂理則歸實而語皆借權如大通多寶龍女妙音把作實境則便滯言句筌蹄矣况陀羅尼說呪驅魔尤爲淺冗非實耶適病困重孤勤詰信筆絮忉敗闕不少護法論覽已當還完不宣

答泰宇禪師書

所覆書及十一段文字領於懸企之餘甚爲傾慰所論辯博不窮而亦多錯認鄙意處矣大抵此事知者不肯明明說破秘纙縛之金針不知者又逐影接響

守得魚之獘筌自非大眼目大力量人豈能一覷便透一撥便轉師復如是它尚何望駁來駁去秪爲磨驢踏迹姑且已之以俟黃面老子再出世點頭耳

答萬薰禪師書 甲辰

頃智明致師辱訊細詢消息始恨向來當面蹉過善知識即又收告所以開發蒙蔽有逾尋常倘非懷老婆心行平等施詎至是乎抑師聽之過也生非求出世法者特以世之儒學專昧三教源頭蹈襲前人言句爲吠聲之犬妄意不捉眞贓不能服人罪比頗忝究內典以勘其案而已非如來教所謂留心玄道也

道本無異爲道者或强而異之心本無兩治心者或脉而兩之此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師盖未之察耳平生所讀誦上大人丘乙巳傳授妙訣如恒沙數充滿心界童而習之白粉如也情餉趙州無字話無處安著無暇提撕謹復壁完獅座下咄江北成枳江南橘春來都放一般花須知孰爲橘孰爲枳本來非二畢竟非一既非二非有眞假既非一非無眞假惟枳與橘是一是二孰眞孰假試喚一聲主人公惺惺着

答萬薰禪師書 丙午

華嚴迫於遷徙屢看廿餘品重重法界悉歸於理事

無礙事事無礙如是觀而已矣趙文若絕肉持經趙錫汝不絕肉不持經譬如一室兩燈光明不相奪然後方爲眞無礙方爲讀華嚴矣呵呵

焚香試筆

遂卿嘗云韓文圓柳文峭峭者宜哀圓者宜不哀而韓之祭文諸作片言隻字無不刺骨柳則乃或華侈不切者何也余曰夫有意於文者文勝文勝則情遜此柳所以不及韓也歐文哀蘇文不哀蘇以其議論理致勝故爾遂卿謗誚余祭文云云余笑曰余故學蘇者問之蘇可也

比以仲母病䍃憂撓度日幾抛書冊工夫時倫少暇閉戶燒香默坐益知世間閑者爲無上福人外此都不足羨

俗言人間一年天上一日然則政使神僊者活數萬年不過當人七八十耳吾之七八十又安知他方世界不有視爲數萬年者耶然則我與彼無異也而羨彼也耶況方欹枕拱手坐閱時局之翻覆眞是老僊之經刦灰古佛之脫輪廻耳下視一笑而已

壬寅仲夏偶得口眼喎斜症畏風閉戶終日無聊時

某人拜齋郎求遮余與書曰某口眼喎斜殆失本形虫臂鼠肝之化眞無窮已也君旣浮雲軒冕儻亦土木形骸相視莫逆正惟其時又與李弟君叙書曰此偶然一疾失却本來面目直是長安在東向西笑七尺形骸固已土木之久矣豈復介介於此惟是面目雖偏而心則不偏尚可對正人端士作四亭八當之論耳數日後兩君皆至相與劇談而去

三淵文雖不可繩之以門路之正而以煒煒之語裹深眇之理其排布之勢如重岡疊嶂節節開帳其

探索之力如穴山採礦浚河斬蛟余嘗與仁老叔
論文以爲毋論正偏高下一洗東方膚率單陋之
習而髣髴中州者三百年來三淵一人而已仁老
叔曰汝可謂惑於三淵者此特小說批評體耳
余於蘇氏父子各取一語老泉曰天之畀我以形而
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
我禦東坡曰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與金遠卿宋春圃論心直將一箇方寸地片片剖出
來靈明活動之體形容得如畫如鏡儘快人意春
圃只是省悟而已不欲就加工夫所以於日用間

不能見效

遠卿病處坐太峻太隘太細要可觀過知仁耳顧其服義甚勇余嘗舉人所難言處有規切語遠卿瞿然自服嘗語濟卿日今世開口以友道自處者惟錫汝叔一人而已

書是陳迹終少警發人有生氣以相薰染所以董至之高才而遜游夏之精進若使余得與韓柳歐蘇者周旋上下其一時所變化或不止此而遠肖於德重者亦由氣味之偶相投合耳

林彝好之文典贍偉麗甚似德重而激昂之氣多德

重自以不及李判書光佐嘗語仁老叔曰彝好嘗不藏月沙仁老氏曰與孝伯何如李曰孝伯則未易當也仁老氏笑曰然則孝伯固勝於月沙也

蔡彭胤之文險詭小疵不脫乃家惡習而嘗登金水亭見其所作上樑文宏富財力未易當也李叔斥之甚至謂不及趙大年此猶使王謝家豪展少年當符秦投鞭斷江之師雖獲奇勝終是危道耳

一源金剛帖凡數十幅皆鄭歚畫而三淵及第七叔父逐幅有題語可稱奇寶惜不令丑仲和書之以備三絕耳

稚晦兄言惟聖人爲福人此言極妙凡世之所謂福者富貴繁華壽康也所謂禍者貧賤窮困夭病也以其心安於是故謂之福以其心不安於是故謂之禍彼聖人者所遇而安無入而不自得焉則其處乎貧賤窮困夭病也猶處乎富貴繁華壽康也非福人而何

世人常言好事多魔人惟以好事爲好事故好事多魔耳如有人其性顚倒以不好事爲好事則不好事必又多魔也昔有士人夜則露香祈天久而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汝所欲

士對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
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
界神僊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此空中
人之誑語也夫衣食麤足逍遥山水山野富民皆
可能耳彼惟以是爲好事故鬼神靳之若使彼誠
求富貴空中人必又曰富貴有命不可求致而衣
食麤足逍遥山水之樂或欲推去而反至矣春圃
嘗曰欲除魔障須除固必心此言可爲摧伏魔軍
役使造化之秘訣耳
覰過知仁不惟聖學爲然文章亦當於潦率處覷之

歐公漫應不失典雅之體坡翁片言亦具神妙之解錯而不紊斷而無痕最是文章神化處赤壁賦專把風水月歎弄而每以兩箇風水配一箇月作拈乍放絕無痕迹妙不可言

余夢到一寺寺有高僧云就其方丈見之僧年妙所居屏障衾枕皆以錦繡爲之余戲之曰蔬笥氣味固如是乎僧答曰我見錦繡草薦無有貴賤爾因爲余道佛學有二岐之分其一專以遺棄外物剗心契道爲務而謂之首座其一專以敎導士衆廣轉法輪爲務而謂之大師余曰非惟佛學儒家亦

然象山略似首座朱子略似大師然余意佛則重
身心當以首座爲正儒則合内外當以朱子爲正
僧頗然之多有酬酢而日久不能記架上有傳燈
錄及他經卷余請借傳燈以看
乙未遭大故後七八日夢先子衣舊着深青袍坐本
第内廳中央神色不怡若方待盡前置煎藥爐藥
鐺忽自傾藥盡出先子指曰命矣黿命慟哭曰佛
氏三生之說誠有之耶安得速滅入輪回復爲父
子續不盡之緣復曰借使償此願悠悠入世多不
過爲四五十年父子初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先子

意亦慘悽此實心所蘊結而發乎夢寐爾

東谿集卷之八